

遺

愁

集

遣愁集敘

昔屈平以三閭大夫幽愁憂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以彼懷君戀國憂讒畏
譏乃紉秋蘭以爲佩蘼芙蓉以爲裳苟余
情之信芳胡歔歔而鬱邑甚哉騷之善解
愁也嗣是而梁伯鸞之五噫張平子之四

愁作焉志操孤高思立獨絕未免有情誰
能遣此然而娛憂蕩志尤昔人之所脩然
曠渺而莫之禦者也吳門張子晉侯其才
八斗其學五車鍵戶嗜古足以目空一世
而絕不欲以文章自鳴於時余自播越呂
來羈跡吳門者再一日過江城垂虹亭下

訪顧子茂倫得邂逅張子與語移時知其
蘊藉深矣抑欲然有以自下者爰出所輯
遣愁集示余曰此二十年來所漁獵而登
爲雜俎者也余受而讀之上自軒黃下迄
近代蒐幽錄異類輯節裁分其部署釐其
甲乙以經史爲繒帛以丘索墳典爲帷幙

以稗官野乘爲林藪而以機杼獨運爲安
宅其指歸在激揚斯世勸誠羣迷使寢者
覺醉者醒如禪家喫一血棒立地清涼豈
直爲掃愁障而云然哉然愁亦自有足遣
者閱之頤解一如湘君之捐珉兮江中遺
珮兮澧浦聊逍遙容與之可歌也玩之情

穆一如少司命之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
目成冀荷衣蕙帶之可樂也對之神恠一
如國殤之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
不懲惟毅魄勇武之堪尚也以是爲遺愁
張子之寄託霞鶯逸情雲鶩良有不可一
世者矣謂離騷之後不可無是集也可余

雖不文不禁欣然與茂倫同
定之遂濡
墨而爲之序

西蜀余
畚生生氏譔

序

慨夫劉伶已太澁杯非汴樂火場公璣云遙度
曲豈無歡之鼻藉牙籤而送回抱犀管以終年
歲月多賜姑濕情夫佗述異雄末老聊托志乎
纂摛風月增懸江外著笑吳門張子晉侯者江
東人隲京兆名家溯資里子鳴珂晉徽末沛卯
季宗子汴纁繼述猶新時甫勝衣已莖黃子卯

藉平纔毀齒即有餌乎百家禰衡鸚鵡諸篇林
漓拙就鄭谷鷓鴣諸什慷慨歌中但以八咏雖
五四愁難遣漸離擊筑誰爲解溫之資子野彈
箏韻是定寢之巾不矜細學而韋驥已譽滿人
間固抱雄才東方朔未名高殿臣獻賦金門而
藜藿校書芸閣以奚歸是則崔駰罕樂頗多焦
悴之害焉所勸不乏悽愴之歎音矣狀而通

人胸不淺人詎以能窺達士襟懷拘士庸容盡
識遂使墨穿佗穴濡墨皆爲捐之之書積成
倉著書卽是掃愁之竹豈又仲長統停琴綠水
方能弭汲幽憂韞子期置酒青岫始得擢真憤
懣也耶嗟乎茲二蒼昊問索英以何平浩二黃
輿隄埋愁之無地旁搜丘廟聊寄興于殘編斷
簡之中間獵典墳仍肆志于雪案螢牕之內覽

爲一十甲卷忠貞與譏佞兼收類分五十四面
德行粹詒諧並錄閑邪翼善詠焉泚楚之名歲
立懦廉頑洵是振衰之良藥乎也寧年抱瘵傷
潘鬢之先凋亦老投筆愧江表之久謝不遺封
鼎繆辱月黃髮與成都余子整齊玄豕之訥商
訂魯頌之確玩兼駢之新錄助我奇觀投劄峻
之成編多君博雅付之梨棗價其連城行見書

枯光同照乘用潛言於末簡非有重乎三都
此索王充之秘何以掩中猶如詢呂覽之書應
來市上云爾

晷

康熙戊辰冬日吳江顧有孝茂倫書于雪灘之
釣艇

凡例六則

一是集名爲遺愁意以消遺愁懷爲主凡事之可喜可嗤可羞可怒或風流蘊藉穎敏詼諧廟算經天圖籌緯地以及忠孝節義智愚巧詐憨癡駭變怪驚心無一不備閱之真堪反悶爲快破涕爲笑者全部皆屬正事而特以解頤絕倒升首專合命名之旨

一是集悉以通鑑傳記爲本卽間及於閒編逸史亦必言有可考事有足徵者方始錄入閱之可識典故可廣見聞不第娛目洵有裨於實學並非稗官之比

一是集於史傳所載摘其刺心警目者拔萃撫尤隨閱隨錄彙

編成帙其剗剔也取梨極精染紙極潔鐫刻必掄高手校讐務悉虎魚匪值借資腹笥兼堪供玩案頭識者鑒之

一是集標題五十四類先後繁簡不拘定格題各一義集各一種分類撮要叙次點評使閱者一覽便曉

一是集皆前賢之成績古人之名論卽有近代見聞或詩詞對偶或事實語言總取其有關啓發者餘悉不載

一是集不過因愁之所至輒借書以排遣之第就其耳目之所及者乘便記集原未嘗刻意搜索也聞見不廣所遺實多勿以管窺見笑幸甚

更齋漫識

遺愁集目錄

成都余 齋生生

表弟本維均梅在

鑒定

稊閱

松陵顧有孝茂倫

兄

填脯如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卷之一

一集解頤

一集絕倒

一集韻談

一集趣事

卷之二

一集經濟

一集膽畧

一集倔強

一集放誕

卷之三

一集卓識

一集交誼

一集知恩

一集負心

卷之四

一集忠義

一集孝友

一集節操

一集仁厚

卷之五

一集知足

一集安分

一集快心

一集懊惱

卷之六

一集高致

一集信行

一集感慨

一集賞鑒

卷之七

一集然解

一集剖雪

一集弘度

一集狠辣

卷之八

一集聰慧

一集禍詐

一集慈頑

一集惜懂

卷之九

一集破疑

一集奇異

一集滑稽

一集奢華

卷之十

一集英風

一集俠烈

一集耐貧

一集忍辱

卷十一

一集警悟

一集吐氣

一集羞澀

卷十二

一集頑鈍

一集窘急

一集情癡

一集巧遇

卷十三

一集風流

一集鬚眉婦

一集中帼雄

卷十四

一集見透

一集遇抑

一集莫須有

一集豈

偶然

遺愁集卷之一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倪 選思曼 沈永啟方思

濟居貞天行 顧 樵樵水

友人

及丹生山夫 鈕斯來素臣 訂正

范 良君生 夏 驥宛來

○○○一集解頤

子路率爾夫子哂之武城絃歌夫子莞爾言者無心聽者悅

耳我

在

林

懷

假

彼

釋

此

集

解

願

晉王戎

字安豐

尚晉公主

主常以卿呼之

一日謂曰

婦卿其

昏

禮爲不敬

今勿復爾

主笑曰

親卿愛卿

是以卿卿

我不卿卿

誰

復卿卿

復卿卿

復卿卿

復卿卿

復卿卿

饒有韻藉

想見晉人

風致

千載下

猶覺口角

含香

實

簞谷多

竹林文

與可作亭

其內東坡

寄詩云

料得清貧

饒太

守渭川

千畝在

胸中是

日與可

正燒笋

作晚饌

開函失

笑不覺

噴飯

噴飯

噴飯

鄭侍郎

燕主選

疑顏標

爲魯公

之後時

天下未

寧志在

激揚忠

烈卽以爲

狀元謝

日始知

其誤時

嘲之曰

王司頭

腦太冬

烘錯

烘錯

烘錯

認顏標作魯公

王子猷愛竹常日人何可一日無此君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東坡有詩云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楊州鶴

有客各言其志或欲多財寶或欲爲廣陵刺史或欲乘鸞上昇一人聞而笑曰我殆欲兼之也惟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昔一人應受生大言謂轉輪大王曰要我爲人必依我願方去王曰云何對曰父是尙書子狀元繞家千頃五升田魚池花菜般般有美妾嬌妻箇箇賢充棟金珠并米穀盈箱羅綺及銀錢身居一品王公位安享榮華壽百年王曰有此好處

我自去了何待於汝予曰人生在世總無實事既作妄想何
不再求跨鶴昇仙方爲萬全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叶
韻曰日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好便好如何旁
一條曲曰公爲西川節度尙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有了三
條椽內搭一條曲又何足怪公笑稱善

陶穀學士買得党家故妓取雪水烹團茶共飲謂曰党太尉應
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但能於銷金帳下淺酌低唱喫
羊羔兒酒耳

東坡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仲殊見之有

慍色乃作南柯子詞使妓歌曰師唱誰家曲宗門是何誰借公
檀板與鉗椎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驚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
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師聞之踵頰和云舞
解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椎打就金毛獅子也堪
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
待何時涪翁見而賞之曰此檀越并阿門僧非取次者所爲爾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啖肉一日有鶴憩止於庭道士喜謂
當赴上天之命乃控而乘之擬欲飛昇奈羽翼清弱不勝其載
毛傷骨折而斃次日馴養者知訴於官薄責示懲處士陳沆素
與往還因作詩嘲之曰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

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有徐月英者唐時江淮間妓也風雅工詩有送人云惆悵人間
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又有詞云枕邊淚與階前雨隔箇窓兒滴到明時金陵貴公子
寵一營妓卒而焚之月英送焉戲曰想此娘生平風流沒亦帶
烟聞者解頤

東坡飲一豪士家侍姬十餘皆殊色內一善歌者體幹豐偉豪
尤鍾愛因乞詩於公乃戲贈云舞袖翩跹影搖千尺龍蛇動歌
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

崔涯張祐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別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

錯時以其語爲輕重。一日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薰耳似鐺。愛把薑芽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無奈，遂進見乞憐，請更之。復贈云：覓得黃驢被繡鞍，善和坊裡識端端。揚州近日渾成異，一朵行雲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時人笑曰：李家娘子纔出塞，池便登雪嶺。一日之內，何其黑白不均乃爾。

侯射周顗好儀形，詣王公所旣坐，傲然笑咏。公笑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肇昭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別王敦，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毋乃太早。昭笑曰：方之將軍。

差爲太早比之甘羅卻已太老教默然深愧

主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嬾貪濁絕口不言錢字一日婦欲試之以錢繞牀令不得舉足晨起見之呼婢曰速來舉卻阿堵物郗司空惜字方回家有僮僕知及文意事事有理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尹問何如方回王曰此特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如方回尹曰若不如方回固是常奴耳王不覺失笑

戴逵厲操東山日以琴書自娛而兄逯欲建武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逴曰下官不堪其愛家弟不改其樂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輕舉時云許公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桓車騎冲不好着新衣一日浴罷嬾故送以新衣冲怒催婢持去嬾更易新衣送之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舊冲笑而穿之顧長康好寫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蓋謂目眇也顧曰仲堪正爲眼耳但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可也又畫謝幼輿在岩石中或問其故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正宜置之丘壑中

王珣郗超兄弟爲桓溫卷顧皆有奇材珣爲主簿狀矮小超爲記室多髭鬚時爲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召名妓劇飲將別贈詩云花枝臨水復臨池也照清江也炤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

曾有鳳凰樓。後謝師道作襄丞。聞妓與胥好。適以扇乞詩。謝戲
仍其咏。祇於末句內改二字云。夜來曾有老鴉樓。

盧藏用嘗退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一日指其山謂道士
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趣。何必天台。答曰。以愚觀之。乃仕宦
之捷徑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舉琉璃杯曰。此盤腹殊空。何以謂之寶。蓋以
譏周顗之無能也。周應云。此物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第恐
庸眼不識耳。

謝安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
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亦往。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

毋言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今○齊○蒼○生○將○如○公○何○公○不○能○答○
支道林欲作高尙乃向深公買印山以居公笑曰○曾○未○聞○巢○父○
買○山○而○隱○

桓溫既立簡文侍中謝安見之遙拜溫驚曰卿何是乃爾答曰○
未○聞○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愕○然○

顧長康嘗食甘蔗先噉其尾人問其故答云從此漸入佳境○
先○後○甘○人○七○噉○七○事○謂○此○也○在○後○方○好○

謝安石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然集家門傾動○
人○物○劉○夫○人○戲○謂○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安○乃○捉○鼻○曰○但○恐○不○
免○耳○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其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

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魚投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
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座。戲續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
笑曰何太嗤嗤逼人。蓋謂已目也。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謂樂毅耶。庾曰不爾。
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禱劉夫人。後從從壁後聽之。具

聞其語。明日謝還內問。昨客如何。曰亡兒門恐未有如此賓客。

符堅子宏叛來歸。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高才。多好上人。坐

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因使其語。王絕不與接。直熟視良久。語

太傅曰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之曰才士不遜亾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若何答曰如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其喚啞啞聲

蔡司徒渡江見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食之嘔吐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述之笑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魏武下鄴文帝先入袁府見一嬪被髮流淚伏紹妻劉夫人膝上問知甄氏乃爲挽髮以袖拭其面見姿容甚美遂納之武帝

亦知魏氏慧而有色疾令召見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帝曰今年殺賊正爲奴孔融聞之上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操以融博學真以爲史傳所載後見而問之融笑曰以今度古想當然爾操甚愧之

宋梁灝八十二始中狀元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尙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蹕已多大公之二年又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

後晉高祖年號

雖熙二載始成名

宋太祖年號

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

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龍頭屬老成一時傳誦子固少孤及長奉文制誥片自爲文以獻與宗嘆曰梁灝可謂有子矣

昔人屢試不第、嘆曰：愈讀愈不中、我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我何？後竟獲售、可見天本不負人人、自負天耳。觀此正堪爲老於場屋者吐氣。

齊人家貧、常食不過蔬茹。一日有友餽以羊肉、啖之、腹中作響、夜夢五臟神謂曰：今日被羊踏破菜園矣。

明景泰中、有一蔭生、作蘇州監郡、不甚曉文義。一日呼翁仲爲仲翁、或作倒字、詩誚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也。緣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文淺易之語。歐陽公同在館、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壁云：宵寐匪禎、札闕洪休。朱見之、笑曰：非夜夢。

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公笑曰李靖傳云雷霆不暇掩聽亦是類也景文大慙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魚腹其樂也洩洩又云雙鬚竿直兩目星懸楊孜見而笑曰許大一箇魚卻眼孔甚小

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云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乃以君命召二句爲題應曰王請度之一座稱妙或又云能復作一字破乎其

人請題適見一鬚翁過卽指示之友應聲曰都衆不解爭究其

說曰都皮去毛者也

歐陽公在翰林時適與同院出遊偶見奔馬踏死一犬公曰試

書其事。一日有大犬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日有馬馳於街市，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修史，連牀累架，不能盡也。」曰：「然則內翰云何？」修曰：「逸馬殺犬於道。」

宋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好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書用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諸如此類。」子瞻過維揚，子容爲守，杜亦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爲誰，曰：「杜供奉。」東坡笑曰：「今日卻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宋郭恕先放達不羈，太宗召赴闕，館於內侍寶神興舍。恕先長新而美，一日忽盡去神興，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顰。」

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性疏放有劫賊至城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了如不聞吏頻曰劫急簡慢曰其如局上劫更急

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人如此看來使直到臘月晦亦未必思及吾輩也

馮希樂善佞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群虎相尾西去令方鄙之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乞希勅捕令詰之曰何與公言之相左也馮強笑曰是必便道掠食

賀美之與伊載德、飲一富翁家以載德貴人也。謂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酌酢重疊。畧不顧賀。賀滿酌一大觥。謂之曰：你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有吳生者，老而勢利。偶赴廣席，見一布衣後至，畧酌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甚恭，私詢來者何人。乃張伯起也。大罵促更欲慙慙致禮。伯起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勞。舉座大笑。

二段寫盡趨炎俗子曲肖已極。應直揭姓名以爲勢利之戒。姑隱之存厚道也。

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魚遊從容，鼓翹揚鬣，其魚之

樂○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又○安○知○我○之○
不○知○魚○因○相○顧○微○笑○

有○一○術○士○謁○王○元○美○座○客○爭○叩○吉○凶○元○美○曰○吾○自○曉○大○八○字○不○
用○若○推○算○士○問○何○爲○大○八○字○元○美○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

丁○謂○叅○知○政○事○真○宗○嘗○問○唐○時○酒○價○幾○何○曰○每○升○三○十○文○上○日○
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

喜○其○對○後○或○詰○謂○李○白○有○詩○金○樽○美○酒○斗○十○千○忘○李○杜○同○時○何○
言○貴○賤○迥○別○謂○笑○曰○恐○青○蓮○量○高○所○飲○係○美○醴○杜○老○不○差○飲○未○
必○擇○酒○必○是○村○店○壓○茅○柴○耳○

衛○展○在○江○州○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
名○樂○此○

人晤卽命駕甥李弘範問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遣草木

呂蒙正薄遊一邑胡旦隨父寧省客有舉呂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明年呂中甲科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及第輸君一等來春果中首選

歐陽修與王拱宸同爲薛簡肅公婿歐娶長王娶次後修斷絃再娶其妹或作詩戲云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唐令狐綯爲相以氏族孤少人有投者不吝聯合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者亦冒認同宗溫廷筠戲爲詩云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一時傳笑

近世有素不相識者。一旦聲勢可倚。卽以宗人自託。執分誼。唯謹。豈亦帶令諸胡耶。

昔人有過嗜蟹者。以寒致疾。其友戒之。遂發願云。我有大願。願我來世蟹亦不生。我亦不食。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皋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沈一貫門下。特旨留用。時論籍籍。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皋戲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間人。今之山人爲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宣德時吳中以國子生積官至尙書性極貪鄙妻最嚴正一日迎誥呼子宣之問曰此詞是主上自製耶詞臣代草耶曰詞臣

代耳。嘆曰：翰林先生才名不虛，一篇誥文止說得他平昔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

馬融女倫爲袁隗妻，有才辨，家世豐豪，資粧甚盛。初成禮，隗欲相難，戲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過於珍麗乎？答曰：慈親垂愛，不敢違命。君若能慕鮑宣梁鴻之高誼，妾敢不從。少君德曜之故事。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尊姊未適而妹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色，未遭良配，用是遲遲，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答曰：孔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愬伯寮。家君獲謗，固其宜耳。隗默然終不能屈。

弘光五月，將淮揚信絕。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馬士英阮大鍼等
乃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書聯於長安門
柱云：禍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亂歌已休，猶聽阮中
曲變。

遊愁集卷之一

○○○一集絕倒

笑之不已○必將捧腹笑之至極○不覺噴飯○聆之擊節○思之驚嘆○恁爾愁思一笑○可散集絕倒

晉元帝得太子○賜羣臣湯餅宴○殷羨

字世喬

進曰○慶陛下嗣統之

得人○愧臣輩無功而受賜○帝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

絕頂妙語○令人越想越好笑○真堪倒絕○一世聞之○何愁不解

王珪爲相○一無建明○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

退諭衆事者云○已得聖旨也○時稱爲三旨宰相

三旨宰相可與作食齊名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阮大鍼
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日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
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令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
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嗤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
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不宜多言既見
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彭時商輅遂連連叩頭
同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
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萬歲關老

李義山纂殺風景事云清泉濯足花上曬醒背山起樓燒琴煮

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予爲徵云聆歌狂笑對月酣眠苛罰美人酷責俊婢

明成化時大臣俱無作爲民謠云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京師傳誦

孫山老年以末名得解有同試者托山探得失因寄語云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孫山外後恩榜成名有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裏探花郎又云幸賴聖明收拾了這回含笑入黃泉

柳冕應舉多忌諱每謂安樂爲安康樂與落同音忌落籍之意榜出令僕探姓名不得中還報云秀才康了

苗振及第召試館職宴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老嫗而倒纏孫兒者乎既試果不入格相笑云苗公竟倒纏孫兒矣漢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公卿州郡至黃綬各有差崔烈入錢五萬爲司徒問其子鈞曰吾爲三公外議如何曰論者但嫌其銅臭耳

晉時七月七日例晒衣服諸阮殷富庭中鋪陳錦繡阮咸時尙總角乃學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或問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辭洎語人云予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聊避風雨予是造五鳳樓手浦聞因人以蜀牋寄弟題詩云十樣

鸞箋山益州新來寄字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盧家子年暮而爲校書郎妻崔氏有詞翰名結繭之後微有嫌色因誦作詩以述懷爲戲女立成一絕云不怨檀郎年紀老不怨檀郎官職卑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爲其召之并求爲詩公問翁年幾何曰七十問姪年幾何曰三十乃卽席賦云聖善方當而立歲賢尊已達古稀年莫怨生來相較遠弄璋遲蚤卻由天

淮南處士陳旣有詩名爲人最腐五十方娶自喜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務不知衣裾之下卻有此珍美物事未幾

被徵或問赴召將行細君置之何所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少年美嬈可不防閑答曰鎖閉之矣又問其如水火何曰匙鑰已付之矣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少而美與之異室私約日有典則赴忽一夕聞叩戶聲小奚報曰縣君欲見太監李急取百忘曆日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絕了改日奉命仰如閻氏慚怒而去

河南觀察使李庚有女奴名卻要巧辯才捷善承顏已李四子皆年小風流咸欲私之遇清明夜織月娟娟庭花影轉大郎相值於櫻桃樹下持之求偶卻要取茵褥授之給云可於廳之東

南隅少待候堂前眼熟當如約。大郎信之。次又逢二郎三郎四郎。悉皆調之。亦如語。大郎意訂其各於一隅靜候。三子如其言。屏息以俟。卻要乃燃高燭。向廳遍照。叫曰。何物阿堵兒乎。向這裡覓。竊處四人大驚。各掩面急走。自此不敢再犯。

扈戴恨內特甚。未仕時。出必面假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曰。不乾。須歸若遠去。則燃香指印爲限。一日與席酒三行。戴色欲逃。諸友默解。譁曰。扈君恐砌水香痕過界耳。吾儕各撰新句。一聯勸酒。二杯衆咸稱善。乃俱起捧甌。一人云。解凍香三合。能遵水五申。逼飲二爵。又云。細彈防事水。短燕戒時香。又曰。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又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又云。命繫逡巡水。

時牽決定香戴連沃數巨觥嘔吐淋漓上馬群大閱日若夫人
怪遲但道水香勸盡留住

北都有妓女色美而舉止生硬人謂之生張八因公府會宴命
爲酒佐寇忠愍令乞詩於處士魏野贈云卿爲北道生張八我
是西州熟魏三此詩見魏野集莫怪樽前無笑話此詩見魏野集半生半熟未相諳

會稽有馬生者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體善歌時出佐
客客有梁縣丞者竊歎之馬生祖梁計得焉他日亦以觴客陳
無損在座舉杯屬云昔屈此詩見魏野集賦幹之家爰齏其馬此詩見魏野集今人騎丞之官
無進我梁坐客大笑

衛玠姿容甚美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病發而卒時以爲看殺徐玠

王仲宣粲生好騾鳴死將葬文帝臨其喪顧同遊曰仲宣往愛騾鳴今應投其所好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騾聲聞者絕倒

袁彥道有二妹長曰女皇適殷深源次曰女正適謝仁祖一日語桓宣武曰恨不得更有一人配卿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想是馬曹又問管馬幾何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王大笑曰未知生焉知死桓不覺大笑

謝安高志東山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出爲桓公司馬時有餽

溫藥者中有遠志。桓問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有二稱？安未及對時，桓在座應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安大慚。

桓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宴桓，令卽席賦詩。不捷者罰酒三升。隆初受詩，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蝦蛄躍清池。桓問：蝦蛄何物？答曰：蠻人名魚。桓曰：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僅做得一個蠻府參軍，那得不爲蠻語。舉座大哂。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妻弟王濟求之，與不過數十。一日，因其入直，王率少年能食者持斧詣園，其他啖畢，盡伐其樹，復送一車枝與和。曰：此何如？李家李和得之，惟笑而已。

與其葉伐其木復送以殘幹敗葉處儉嗇人第一妙着獨恨
王安豐善於鎖核彼時何無人以法處之

蘇竣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公雅相推重然性鄙吝庾頗薄
之及食薤因留白陶問何爲云故可種陶認爲其嘆曰此人非
惟風流兼有治理

王藍田性最急嘗食鷄子以牙筋挾之不得大怒舉以擲地子
卻於地圓轉不止益怒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頓愈甚乃
取納口中齧碎卽吐之王右軍聞而笑曰使安期是父有此性
猶無一毫可取况藍田耶

王敦尙舞陽公主武帝女如廁見漆箱盛乾麝本用以塞鼻王謂

厨上亦有下葉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手荳粉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無不掩口而笑虞曠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進奉對曰天時尚煖鯉魚蝦蟇未可致尋當有所上貢帝大笑

主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收作四畏堂乃是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

東坡謫居黃州嘗與陳季常遊季常自謂飽參禪學其妻柳氏最悍客至每聞詬訾聲東坡作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季常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柳氏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唐裴炎常言人妻有三可畏少年花容美麗視之如生菩薩安
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母安有人不畏
九子母耶至五六十時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
有人不畏鳩盤荼耶

顏氏家訓江南有讀誤本蜀都賦者註解蹲鴟爲羊竟不知其
羊字之訛也一日人餽以羊肉答書云蒙惠蹲鴟識者大笑

明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桌上有禮帖上寫琵琶一盒相與大
笑適屠赤水至問知其故亦大笑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
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業定教絲管盡開花屠大
笑遂廣爲延譽一時竟爲知名士

唐李林甫爲相不識杖字謂韋陟曰詩云有杖之杜何說也陟既鄙其誤又畏其威不敢答但俛首微笑而已

唐韓退之子昶性閻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認爲誤改根爲銀愈見之大怒痛責之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乃誤璋爲麀曰聞公有弄麀之喜坐客見之皆笑後東坡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麀書

昔一人善寫別字一日有茶食鋪戶題寫一招牌乃中秋月餅月字竟誤寫曰字店主曰曰字是自字了其人曰何說曰字還有一撇亦雅馴堪啞附錄以佐一笑

安祿山叛後每好作詩以櫻桃寄子慶緒作詩云櫻桃一籃子
半紅復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賁群臣曰聖作誠妙但以
末句與三句倒轉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周
賁之下乎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極其得意質之於唐六如唐故贊之不
已士認爲真再三求正伯虎曰文固絕佳但細玩能近取三字
全不曾做器覺偏枯些士始悟大慙

宋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殿上
問水勢如何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曰如舊子○通、文、鼎、是○錄、言、如土者如土覺可
笑乃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張伯喈與弟仲喈係雙生貌絕相類難於識辨仲喈妻妝竟忽遇伯喈戲曰今日新粧好否答曰我伯喈也嬾漸急避須臾又見伯喈復誤認告曰向大錯誤伯喈笑曰我故伯喈嬾不覺失笑

會稽一府吏以能幹自任郡守初至吏曰諸事畢備請遍閱之引入酒室見懸一像問之曰杜康又入茶室亦有一像曰陸鴻漸公以爲解人大喜復至一室某蔬具悉亦掛一像詢之曰蔡伯喈守大笑曰此似不必

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尙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加笞撻一日給事當值特出新意以熊掌鹿脯合而滋之其美

異常寧食之致飽意爲行有重賞及呼畢爲之曰有此佳味
何進之晚

今人奉父有得與便好尙敢求全責備穆公此舉洵足風世
五代馮道歷相五朝偶令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
客以道字是馮名恐犯之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道方食不覺噴飯

唐龐嚴及第登科錄訛本倒刻爲嚴龐有江淮舉子嚴姓者冒
認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及問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
詢其何姓其人怪曰叔父姓嚴姪自嚴姓何更相詰龐大笑曰
予乃姓龐君今謬矣嚴爲余名何事相攀爲族舉子大慙狼狽

而去

觀此足爲攀宗聯譜者發一大噱。有一笑話。李與季姓通譜。或曰。貌雖相像。只是多了一撇。答曰。吾正愛其一撇也。亦妙絕。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頃。陳乃取林傳俾讀之。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嘿然有慚色。因贈云。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係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

車武子亂嬖妬。武子偶偕婦。見夜歸。留宿外館。與之同寢。適有一絳紗裙掛屏上。婦疑有私。竊出窺之。大怒。急拔刀。竟上牀發。

被武子笑曰、是何見也、何爲如此、嬖慚而退、

張一山係少宗伯午峰公之兄、懼內特甚、一日、忤其嬖、以鐵索繫之柱、宗伯見曰、弟當見嫂、請釋兄、急搖手低聲曰、且憐待其性、過自放、勿更觸之、以益其怒、後被責、不過潛逃鄰寺、暫避、婦竟追至寺中、適一僧晝寢、方酣、嬖不服、詳視、遽以大杖擊其首、僧驚醒、張曰、小僧無罪、婦愧甚、踉蹌而歸、

吳中有蔣思賢者、父子俱業傳神、一日、父子交寫、皆不像、或朝之曰、父寫子真、真未像、子傳父像、像非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

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人在鄰壁聽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何處人間者絕倒

王新山文恪公鑒之裔孫偶於舟中會飲時方九日忽一女郎掉文曰何故此時雀入大水則化爲蛤座中默然未及應新山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何以雀入大蛤皆化爲水也滿舟喧然至有翻酒滯首者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警最。大一日入朝李勣從後曳之日有一言語公道弘認爲正事急轉身斂容曰敬聞教勣曰吾想尊警斟酌坐得便休何須許大乃爾

黃紫芝閒遊僧寺見一僧露頂莊嚴誦心經適至無眼耳鼻舌
身意乃曰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不覺失笑
漢先主時天方旱因祈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卽論罰
適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並行於道謂曰彼欲行淫吏何以不
縛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彼亦有其具先主悟大笑而止
先達某公以所作詩文示沈留侯自沈盛稱其政事某公訝曰
某以詩文就正而君稱某居官何也沈曰知公勤於政事那有
閒心檢點及此某公甚銜之

李賊自成既陷京遂登御座受朝賀一時目眩頭暈見一白衣
人長數丈者前立自此永不散登座命鑄永昌錢竟不成字又

鑄九罍亦不成文復命改內閣爲天祐改六部爲政府一切制度任意紛更不匝月而遂敗走

已亥京口被海氛之禍袁荊州籓菴時在武林其家室寓江寧聞亂遄歸省親道經吳江沈長康其老友也因過訪謂長康曰我二人齒暮矣相與遙遙恐無再見之期矣沈爲之黯然適座客有述浙紳與承天寺僧通譜沾潤頻豐紳與僧實非同姓也袁曰此本魯智深事而爲之者沈訊故袁曰伍子胥爲相國縣譜者紛然魯智深從桃花山來持其所獲進謁刺書宗姓魯智深閩人曰君誤矣君姓魯家相同姓伍奚宗也魯曰我實相同一支也汝獨不聞世皆稱我爲五十花鬘持子言畢卽行座客

咸爲絕倒。長康名自著一字伯明。詞隱先生小阮也。工詞曲。羣
屏山望湖亭者。英會皆其所授。

有貴人遇休沐。携歌舞。謠僧舍酒酣。偶咏。因過竹院。逢僧話。又
得浮生半日閒。句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僧却要作三
日。

道忞集卷之一

○○○一集韻談

慈心如織巧言如簧錦爲之口繡爲之腸蓮生舌上不用思
量偶爾置喙妙不可當集韻談

宋東坡夜宿曹溪洞借傳燈錄讀之忽燈花偶落燒去一僧字
乃題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
唐韓退之修木居士廟成題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
福人

梁陶弘景隱入茅山自號華陽隱君人問以山中所有答詩云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或問妙覺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留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問如何是一印印空玉泉達禪師曰萬象皆歸古鏡中如何是一印印水曰秋蟾影落千江裡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又問廣禪師云如何是和尙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歎乃碧岩深處臥煙蘿問客來將何祇待曰沒底盤兒盛皓月無心鑑子野清風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庭已無回信曰路途空有望鄉碑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儘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問如何是人境兩奪曰大地尙空春日山河不見漢君臣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裴晉公貌極矮陋心甚慈善令畫師圖一小像成乃自作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何爲乎將何爲乎利靈臺一點丹青莫狀隋宮人吳絳仙丰韻絕倫煬帝視之顧謂侍臣曰昔人云秀色若可殢如絳仙者真可療饑矣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山精吾欽爾名爾何至乎文明豈從來才士之肺腑皆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釀成但又何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噫然則我將不得慰汝之靈乎曰尚有賴乎管城

韓琦知中山李清臣謁之其侄報曰大叔方睡清臣因題壁云

公子乘閒臥碧欄。白衣老吏惕寒儒。不知夢覺。公召曾謫。當年吐哺。燕魏公見之。云。吾知此人久矣。乃延人爲備。東林之選。魯哀公宴於五梧。郭重爲御。孟武伯爲祝。心惡之。曰。何肥也。季康子曰。請飲。景也。何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武苑伯名肥。康子名故。以此相戲。

梁徐勉爲吏部執法。不撓與虞雲友善。偶夜飲。雲乘閒請求爲詹事。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雲爲之氣阻。唐元結自釋曰。結徙家濱江。自稱浪士。及爲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因呼爲漫郎。及客樊上。漁者更相戲。名曰欸。吏酒徒。又曰公父。張漫於人間。得非聲聞乎。

隋李諤以文體華靡致書選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
素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唐王維工于詩又精于畫蘓東坡嘗稱之曰味摩詰之詩則詩
中有畫玩摩詰之畫則又畫中有詩

周弘讓答王褒書蒼雁頰鱗時留尺素清風明月俱寄想思
昔一士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觴進祝
曰君子之交澹如友應聲謝曰醉翁之意不在

周文襄公撫蘓時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並不荅但目諸門子云
汝輩慎之聞者無不失笑

王荊公春日出遊口占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歐陽永叔曰謹厚者亦復爲此語耶

唐雎羣知貢舉妻勸令置田產羣曰予有美庄三十所矣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而欲避嫌乃約其子不令就試贄若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甚慚

宋時九月九日大雨康伯可在翰林奉勅撰詞占一闕云重陽日風雨苦淒淒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茱萸潤黃菊濕滋滋落帽孟嘉尋箬笠休官陶令覓蓑衣雨倒一身泥

何敬客在選日有姓吉者詰之何戲謂曰君與西吉遠近客笑答曰一如明公之與蕭何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閉門讀周易第學士祁乃張華燈雜歌姬
歡飲達旦明日郊令人語之云寄語學士聞昨夕燒燈設宴窮
極奢靡不知還記得那年上元夜同在州學中吃齋羹飯否祁
荅云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裏吃齋煮飯卻是爲着甚的
進士李居仁老而多妾鬚漸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乃去
其白者妻忌之反去其黑者未幾頤頰遂禿適一友過晤大驚
笑曰昔則鬢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明高季迪賀白鬚詩有云雖失房中嬌婢喜還增座上老朋
欽觀此亦可爲白鬚老翁作一轉語雖然畢竟是無可奈何
之詞

明啓赤水○有文名○善恢諧○有青衣漸長○一友顧之曰○鬚出矣○赤水笑曰○鬚出陽關○無故人友方飲茶○不覺大噴

唐伯虎寅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嘗作達摩祖師贊云○這箇和尚○叫做達摩○摘蘆可渡江○分形示千古○一語不投機○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是無事討事做

漢武帝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有若呼萬歲者○三乃禪泰山○白雲出封中○羣臣皆上壽頌功德○又欲自浮海至蓬萊山○求神仙不死藥○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悟乃止

詔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行至武昌○王敦置酒與之宴○謂曰○大

王雅素佳士第恐非將帥才也荅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耶及至任躬自儉約傾心撫綏大有能名

宋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相公平氣以聽之荆公不覺屈服方正之言卻說得如許和婉便覺其韻

青州推官劉郭好諧謔喜歌妓嘗云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符之量飲千鍾座間若無油木梳炮鳳烹龍都是虛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稹之敗而不救和曰元稹如北夏門拉羅欲自壞非一木所能支杜荀鶴題兜率寺開上人詩有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

耳邊風故令人謂言如不聽聽而不行爲耳邊風

唐子畏咏秋海棠詞云昨夜海棠初着雨數朵輕盈嬌欲語佳
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粧問郎花好奴願好郎道不如
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道死花勝活人將花拚碎在郎前
請郎今夜伴花眠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善丹青圖畫尤妙極每爲人寫真或
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
照全在阿堵中

晉顧虎頭善畫嘗云畫之一道手擢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可爲
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晉劉伶與俗子相忤、攘臂欲擊、伶徐語曰：「鷄肋恐不足以安尊拳。」其人氣平笑而解。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康曰：「鼻乃面之山，目乃面之淵。淵不深則不清，山不高則不靈。」王大歎賞。

孫子荆年少時，喜談高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笑曰：「流可枕，石可漱乎？」荅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王甚嘆服。

漢鄭玄字康成，其家奴婢皆讀書。通文嘗使一婢不稱旨，玄怒使人曳跪汗泥中。須臾一婢見之，戲問曰：「何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簡文作撫軍時與桓宣武同入朝更相讓在前桓不得已而先
之曰伯也執爋爲王前驅簡文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晉成帝時溫嶠與陶侃庾亮攻殺蘇峻羣臣見帝請罪司徒王
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諒不如是導有慚色

阮宣子修有令聞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有異同乎曰
將無同王善其言辟爲椽世名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
何假於三衍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又何假于一耶
唐許敬宗性輕率見人輒忘或譏其不聰荅曰如彼固難記憶
若遇曹劉沈謝輩卽暗中摸索亦自可識

滿喬性畏風一日在晉武座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喬有難

色帝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晉謝安問諸姪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對
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繁茂于階前耳安爲之首肯

鄧遐免官後赴山陵見桓司馬桓問曰卿比時何以更瘦遐曰
既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晉陸展年老置妾恨鬚鬢之白嘗以烏藥涅之而根蒂宛然如
舊謝靈運作詩以戲之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
久星星行復出

晉謝太傅安妻頗妬欲置姬妾而不敢兄子輩微達其意因方
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顧問云此詩是

誰所撰答云周公夫人笑曰周公是男子想爲之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庾亮權傾中外在石頭王導在冶城閒坐忽西北風大起揚塵蔽天因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汚人

徐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答曰中聖人遠白魏太祖太祖怒鮮于輔曰醉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醉言耳得免罪後上問邈復中聖人否對曰臣不能自持時復一中之帝大笑

晉王武子濟與孫子荆楚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滌

狎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得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桓溫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輟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言直可到臍平原有鬲縣言在鬲上便住

王光祿蘊性嗜酒每飲輒酣嘗謂人曰酒正使人人自遠

嵇阮山劉正在竹林酣飲浩歌王戎後至步兵曰俗物亦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黃貞父汝亨作醉翁圖贊曰酒酒酒誠好友閉而眼捫而口潦

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拒五斗提携域外乾坤斷
送人間卯酉破除萬事想皆非沉冥一念夫何有蓋東坡名之
爲無漏之仙而我呼之爲獨醒之友

唐杜審言疾宋之間等往省候笑語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然
吾在猶壓公等今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有替人云爾

桐鄉錢侍御夢得按廣西二年家過訪云廣西有天然盆景此
回當載入名園矣錢訪之乃山中石也每具可丈許有峰巒亭
榭橋梁人物種種形象微加椎鑿儼然酷肖蓋溪山浚潯搏激
而成實一作玩錢因笑曰若此物可移西粵當無地也矣

梁蕭琛預御筵醉而俯伏武帝戲以棗投之琛驚起乃取栗還

擢上頓首謝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

唐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在牧之爲度支使南座有屬意處索
骰子賭酒杜微吟曰骰子遠遊裝手拈無由得見玉纖纖祐應
聲曰但應報道金釵墜恍惚還應露指尖

蘓子瞻通判杭州新太守將至一營妓投牒乞脫籍判云五日
京兆判狀不難九尾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媚者色藝超絕領
袖一郡聞判亦來援例子瞻惜其去不之許乃判云慕周南之
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下待漏朝房語及林泉樂事馮
諡曰唐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爲勝事余非所望但得賜后湖亦

足暢平生也。徐鉉曰：王上尊賢待士，常若不足，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衆咸失笑，馮有慚色。

東坡初謫黃州，獨王定國以大臣之子，不能謹交遊，遷置嶺南。後數年，召還京師。是時坡掌翰苑，一日定國置酒與坡會，飲出寵人點酥娘侑尊。點酥素善談笑，捷應對。坡曰：嶺南風物可無不佳。點酥應曰：此身安處是家鄉。坡深歎其語，爲賦定風波一闋贈之，曰：堪羨人間琢玉郎，故教天賦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送雪飛炎海起。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中猶帶玉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身安處是家鄉。點酥因此詞一時名。

蘇京都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帆、顧告求之、乃得發、及至破冢、忽遭大風、舟幾覆壞、因作牋寄殷云、地名破冢、真乃破冢、而出猶幸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陳肩公云、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茝、四面襟時、蘭蕙、匾曰香祖庵、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繼起禪師入虎丘禪院、送者雲集、斐東王煙客、時敏、偶言利器之

可以攻堅者、爲某某座客張靜涵、有王雙白、延吳幼洪、逆復舉

所未備、沈雷侯、自靜聽良久、徐曰、諸公言固然、然未若揖之絕

倫也、世人面皮孔厚、彈章至比之于重鐵甲、揖能奮迅而出、世

之利器、孰可及、靜乎、煙客諸公咸爲發粲。

湯臨川若士才名藉甚所撰四夢膾炙人口先達某公謂湯曰以君之才何不留心講學乃沉溺于碧簫紅牙隊間豈不可惜湯荅曰某講之有素矣中庸不曰其次製曲乎

崑山歸熙甫有爲吳興令每治事升廳胥吏環擠案旁幾不容坐公怒以硃筆蘸飽捉向諸人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也

熬中見韻固是盛世人物

眉公有詞云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牆窻糊紙曲床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携得釣竿筐篋九寸鱸一尺鯉菱香美

酒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起又有山居四小
樹無行次石無

位置屋無宏
肆心無機事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諫責之希孟敬謝後復爲一妓建鴛鴦樓陸又爲言謝曰非特建樓而且有記陸素喜其文不覺日記云何謝卽口占首句云白遜抗機雲之亡也而天地靈淑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于婦人陸默然

昔有一名僧被召見駕叩首呼萬歲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何云萬歲僧立應云堯舜至今尚在上大悅服一日同御便殿復問曰京師有多少人僧云只有兩箇人上曰何謂對曰一箇爲名一箇爲利上點頭稱善

許允之煩有德無容允之曰煩有四德卿有幾德煩曰妾所不足者容耳吾聞士有百行君有幾行許曰殆皆備也煩曰人苦不自知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備耶允之大慚禮敬終身

山○中○人○有○行○住○坐○臥○詞○云○行○不○與○人○共○行○出○關○兩○足○雲○生○爲○看○
千○峯○吐○翠○踏○翻○古○渡○月○明○住○不○與○人○共○住○茅○屋○松○牕○一○副○門○
前○有○鶴○吟○風○戶○外○落○花○無○數○坐○不○與○人○共○坐○婆○娑○影○兒○兩○個○
雪○花○撲○面○飛○來○笑○我○北○窓○紙○破○臥○不○與○人○共○臥○葛○被○和○雲○包○
裹○孤○峰○獨○宿○無○聊○明○月○梅○花○與○我○

袁石公云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江山嵐
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光尤爲清

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云。爲何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子忒煞惑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子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漢楊惲與孫會宗書云。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風味。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頗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約計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鳴。且爲歌曰。田彼南山。荒蕪不治。種豈一頃。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晉公子重耳奔狄娶季隗將適齊謂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則
卿可再嫁隗曰我又如是而後嫁則將就木矣公子不覺失笑
荀鳴雀名隗陸士龍名雲二人未相識偶會於張茂先名座張
以其並有六才令對語可勿作常談陸舉手云雲間陸士龍荀
答曰日下荀鳴雀陸曰旣開青雲視日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
荀曰本謂雲龍騷騷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撫
掌大笑曰世有此語等之不得

宋周益公洪容齋常侍壽皇宴因談肴核所產容齋番陽人也
對曰沙地馬蹄驚雪大牛尾狸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
笋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乃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

臂龜脚老婆牙上爲之一笑。羅景綸云：楊東山嘗爲予言：予心
竊陋之。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潮人，酒邊各言
其鄉里果核魚鮮之盛，因問某鄉所產。予笑曰：他無所產，惟產
一歐陽子耳。三公皆笑而甚慙。

陳紀子長文與陳湛子孝先各矜其父功德，互爭不決，乃請質
於祖寔。寔笑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尚書李矧初守廬江，有僧相打訴於公公。公各責十五板，斷云：夫
說法則不曾跌坐而坐，相打則褊袒左肩右肩，領來佛面前而
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

四時詞云：春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

送春來。纔是梅開。又見桃開。夏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處。晝鳴蟬。捲起湘簾。放出爐烟。秋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瀟。桂花香裏。臥吹簫。且度今宵。莫問來朝。冬歸來。幽興逼人。清雪滿中庭。月滿中庭。眼前何物。遣我情。不看碁經。便看茶經。

熙寧間王太師拱宸在洛營第甚侈。起樓三層。直上雲霄。日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環室。各登處其中。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諸公大笑。

王磐生平喜愠不形。家偶失雞。人感語。晉公戲作滿庭芳詞云。

平生滄海難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閒錢任意煮
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開東道免
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笑而止

昔人作達摩像贊云兩隻白眼一部鬚腮有些認得想不起來
噫疑是踏蘆江上客一花五葉至今開

甲子仲夏鷲寓虎林旅邸無聊惟圖穩睡以消永夕奈何跳
蚤爲虐肆行荼毒或憑凌我肌膚或擾亂我牀褥攪得人終
夜無眠幾希乎背不貼席何物麼敢恣狂突乃震雷霆露
布以檄爰告諸姬同心戮力勿惜彈指之勞毋靳反掌之擊
速整甲兵疾摧牙將共興合勦之師徒務期滅此以朝食因

爲檄曰

造化至奇。生物不測。蠢蠢類我。惟跳踉。誰地不有。無聞不入。
何處弗到。奚求弗得。體細而輕。形矮而黑。去來靡常。變幻無跡。
顛衣倒裳。穿房度室。共枕同衾。臥牀越席。吹毛剝膚。吸膏飲血。
貪婪萬端。奸宄百出。恚我震怒。彼且倏忽。隨爾搜求。自如鬼域。
才子失簪。佳人阻策。將安用謀。作何區畫。逆諸四夷。投之絕域。
常離此鄉。永去是邑。庶幾快心。又恐未必。計無復之。戲爲討檄。
平旦誓師。用申誅殛。使人知憎。予亦情適。勉強構思。聊且塞責。
凡百有情。同此知悉。咄彼蠢蠢。其有極爾。其警諸欽哉。故檄。

遣愁集卷之一

○○○一集趣事

人屬可人事多韻事事由人立人因事著風流所宗蘊藉所貯前空往古後空來世集趣事

漢成帝時趙飛燕與妹合德皆姿容絕世常戲爲卷髮號爲新興髻爲薄眉號連山黛施小朱號嬌來粧

宋太宗時李至善畫獻牛圖一軸懸之宮中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檻內衆甚奇之莫曉其故後僧贊寧見之曰無足異也此幻藥所畫耳日本國有蚌蜃和色著物則晝現夜隱沃焦山育石磨色染物則夜現晝隱

漢東方朔字曼倩爲郎官。伏日武帝賜百官肉。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澤之。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亦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爾自責。反自譽矣。誠狂生之言哉。復賜酒肉。令遺細君。

唐韓翃與妓柳姬交稔。時青州節度使侯君逸奏爲從事。別歷三載。乃寄詩云。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忍離別。一夜西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柳爲書將沙吒利所劫。翃深爲悵恨。柳衛都虞侯許俊曰。當爲君力致之。乃乘一騎。竟造沙吒利第。伺其他出。排闥許呼曰。將軍召夫人。遂入。携柳上馬。飛

馳而歸韓柳復令

難得多情韓柳更難得仗義虞侯有此卓趣人遂做出許多趣事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市押衙亦嘆其難得也

唐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其第作軟脚局每人出青蚨三千以爲酒費務期盡歡極醉

我輩閒居無事也該約三五知己或旬日或半月一舉行之但恐貧士不能多費只須每人出其十分之一青蚨三百文足矣

宋神宗元豐五年謫公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魏公韓琦

以司徒致仕、蔡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年高者爲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殿。題曰耆英堂。令閤人鄭英繪像。堂中共一十三人。皆七十餘齡。唯司馬溫公。光年未六十。亦得與社人。尤美之。

唐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濟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美酒小飲。俄有梨園伶官數人。會宴因避席。擁爐火以觀。繼有妙妓五六輩。尋續而至。香華艷曳。都右頗極。旋聞奏樂。皆當時名部也。三人私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能自定甲乙。今可密覘諸伶所誦。若詩入歌詞多者。爲優。少焉一伶擊節而歌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

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唱曰。開後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亦引手畫壁曰。一絕句。詩。又一伶唱曰。奉帚平明宮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見歌不及已。詩因謂二人曰。此輩皆巴人俚詞耳。陽春白雪之句。俗物豈敢近哉。乃指諸妓中一最少而絕佳者曰。待此姬所謳。如非我詩。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掄擲。二子曰。田舍奴子。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

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三人語其事。諸伶驚嘆。競拜于前。并乞俯就筵席。從之。飲醉竟日而別。

伶妓歌謠。郢能上下。才士千秋聲價。每讀此段佳話。令人解頤。又令人氣塞。

唐盧懷慎爲相。清儉自持。嘗召客食。諡庖人曰蒸爛去毛。勿拘折項。客疑是燒鵝炙鴨。已而下粟米飯一盂。及蒸葫蘆一枚。客不覺失笑。

唐杜鴻漸爲司空。鎮洛時。韋應物爲蘇州刺史。過洛。杜設宴待之。出二妓歌舞。酒酣。命妓索詩。韋醉甚。就寢。中夜始醒。見二女侍側。驚問其故。對以席上求詩。并命侍寢。乃贈云。高髻雲鬟宮

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同事。攪亂蘓州刺史腸。
李袞行第八。以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
客。爲盛會。托言予有表弟。欲登末席。袞乃敝衣而出。請座。啜笑
心竊輕之。少頃。昭曰。表弟能謳。請一歌相勸。及喉甫轉。衆大驚。
曰。是必李八郎也。爭遷上坐。

唐武后遊龍門大宴羣臣。命各賦詩。懸一錦袍示賞。先成者卽
賜之。宋之問領題立就。且文義兼美。乃奪錦袍衣之。謝恩入席。
唐玄宗弟寧王有妓寵姐。美麗善歌。李青蓮侍宴戲曰。王有寵
姐善謳。今此大會。何不以示衆。王笑謂左右。令設七寶花幃。召
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厚幸矣。

開元遺事唐張九齡居曲江家養羣鴿頗馴每與親友書牋輒繫鴿足放之使往投焉名曰飛奴

曹操得荊州乘勝下江南時劉備依孫權周瑜與操相持乃令諸葛亮督工造箭十萬限以五日完解亮以上料無備如何能辦明知以此相難顧曰何用五日必悞軍機只須三日足矣瑜曰軍中無戲言亮曰願立軍令狀瑜大喜謂亮中計亮乃候至第三日預選大船二十隻兩旁密列草人手執旗槍是蚤大霧遮天對面不能見遂鼓譟而進直抵北岸自與魯肅于舟中歡呼飲酒北軍疑爲劫寨走白操令急選能射者三千人併力射之勿使近涯日高霧散約箭已足遂揚帆順流而返復使人

高聲叫曰謝丞相箭操始悔悟使速追之風急水溜頃刻飛回江南得箭數萬北軍失箭幾及十五六萬餘頓足大恨

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曰吾有五女各持一絲于幕後任子牽之得某色者卽令爲婦元振牽一紅絲乃第三院女貌亦無雙

唐明皇與貴妃承戰卽打將北雙雙得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下

連聲呼叱曰四四但見骰子于盆中宛轉果得重四上悅命高力士賜四以緋所以四獨用紅發本乎此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每日出洛河渚循環不休李光弼使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隨渡河盡驅

入城。

有蹇盜者一足蹇善穿窬。夜從二賊入巨室。登屋翻瓦以繩下之。搜資入櫃。命二賊繫之上。已而復下。入資更上。如是者三。蹇自忖曰。櫃再上得毋置我去乎。遂自入櫃中。復繫之上。果私計曰。貨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之去。乃挾貨持櫃疾行至大野。一人曰。蹇稱善偷。今却爲我賣。一人笑曰。想此時已見主人翁矣。相與暗喜。不知蹇在櫃內。少頃二賊倦坐道旁。蹇度將曙。又聞遠舍有笑語聲。突從櫃出。大呼曰。有盜劫我。二人出其不意。無暇審計。惶遽遁走。蹇乃獨得金貨以歸。

唐明皇最愛羯鼓玉笛。稱爲八音領袖。春雨初晴。景物明媚。上

乃命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視柳杏桃李盡皆含笑
上大喜曰此不與我作天工乎又製秋風高至秋高奏之則庭
葉飛下爽氣逼人

滕王者唐高帝少子武德中出爲洪州刺史最喜山水酷愛蝴蝶
尤工書畫妙音律暇日卽泛青雀舸就芳濱建閣登眺因以
名焉後王勃作文記之有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又詩云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歌舞盡棟朝飛南浦
雲珠簾暮捲西山雨

唐懿宗開新第賜宴于同江乃命折花一金盒令中官馳至宴
所宣勅曰便令戴花飲酒無不爲榮

晉潘岳美丰姿喜風月爲河陽令廣植桃李花遍里閭春日融
和芳菲奪目人號河陽一縣花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通賞歌姬云銀
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
御爐香

晉武帝平吳後怠於政事喜乘羊車遊宴恣其所之即便淫樂
宮人欲致其來多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明弘治初京兆尹于景瞻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
吟咏時九月中旬展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鶴窓偕行白湧金
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于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

風景不殊君易賦詩。予當敬和。鶴臆遂賦律一首。于公和訖。澆
松而返。翌日鶴臆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之湖、雪村、善、凡仙術
每吟咏有窮。則叩仙續之。仙凡常携以隨。因請召之。云有所叩。
凡卽舞動。鶴臆問仙何名。卽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臆云。
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願仙對之。卽書云。趺寶座。
西方古佛丈六金身。二人方驚愕。凡復運如飛。後書云。錢塘蘓
小小奉和鶴臆。疇昔湖橋首唱。遂寂不動。二人益相顧稱嘆曰。
小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

陳眉公繼儒云。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裸置
圖史鼎彝。酒漿殄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抵錢塘。

風順道便訪故人有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或高
僧野人之廬竹樹棠葦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怡然至於風
光潯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
也

人果趣人事實趣事然唯先生能之其他皆不可得也貧士
既苦無貲富翁又苦無窳貴官長者又苦無閒工夫清興致
以是碌碌一生至老死而終不識此味者比比然也嗟夫

漢長公主抱女於膝上與景帝共坐武帝時尚幼戲于殿前上
問兒欲得婦否荅曰欲得主曰阿嬌好不好荅曰若得阿嬌當以
金屋貯之上與主奇之遂定爲婚

庾亮鎮武昌殷浩等嘗乘月夜登樓歡飲不覺亮至將避之亮曰老子興復不淺因據胡牀相與談咏盡醉而別

佛印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云借和尚四大佛以身爲四大用作禪牀可耳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如所請否則須留玉帶以鎮山門公許諾師云門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將欲于何處覓坐公擬議未對師急呼行者解帶公笑與之

漢孔融爲北海太守賓客日滿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始無憂矣

周伯仁顗負海內盛名過江積年每多愁悶恆大飲酒嘗經三

日不醒時謂之三日僕射

唐明皇時有獻牡丹者適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于仙春館來歲花開猶有指印紅迹依稀相映因名之爲一捻紅。

不知何故而能若此還是天地化工之巧抑花神簪弄之奇唐裴晉公度致仕閒居于午橋庄植文杏百餘株春日花開爛熳因名其處爲碎錦坊

陶穀學士使江南韓熙載遣歌妓以奉卮匱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歸霞飛鳥道洛浦之嬌姿自玉月落爲清韓召妓訊之是夕適當浣濯

唐天寶中有達奚盈盈者係貴人之妾姿麗絕世會同宮之子爲千牛者來心竊喜之密藏之室父因失其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令大索京師無所不至卒無其跡因問近往何處言貴人有疾嘗往候之詔卽嚴索貴人之室盈盈謂曰今勢不得隱出亦無害千牛懼罪不敢出盈盈教之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問向往何處但言所見人物如此帶幙帷帳如此所食物供具如此勢不自已決無患矣既出上大怒詢之果對如盈盈語上遂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不答

號國室中不少少年遂爲盈盈所影射矣淫風相煽一至此

乎

王子猷常寄居空宅。輒令種竹。或云暫住。何煩爾。子猷笑曰。良久。直指其竹曰。人何可一日無此君。

魏鄭公于三伏之際。輒引賓僚痛飲。以避暑。令取蓮葉盛酒。以簪刺其蒂。使與葉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然持而吸之。名爲碧筒杯。

宋太宗嘗宴羣臣于後苑。曰。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詞臣賦詩賞花。賜宴賦詩自此始。

東魏高歡使魏宇文泰以寡勝其衆。乃令軍士于渭南戰所。每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想此地綠楊必至今猶盛乎我將移河陽縣潘氏桃午橋庄
裴家杏聚于一處必遠勝西湖之景

唐太宗從上皇宴置酒未央宮命突厥頡利起舞又命南蠻咏
詩乃大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爲夫婦名曰漁
童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刈蘭
植桂竹裏煎茶

池陽上巳日婦女悉以薺花點油祝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
卉之狀則爲佳兆歡呼賞贊謂之油花卜

王元美云得二頃波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波中養魚

數十頭中攜一鳥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物
右室貯美酒旁一室具茶竈醬菰兼之鮭脯瓜果闌上一榻兩
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微醉輒假息島傍維二輕客有問奇
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對
隱几興盡便復藏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不應謂以
此終其身而已

其境卽十洲三島之境也其人卽九天八洞之人也其樂卽
西方福地之樂也以此終身真是現在神仙吾偏怪天下萬
世勢或可以至此却不肯爲此或志欲永爲此而又力不能
至此可知若輩一等實乃降謫下生愚凡玩世者也豈易望

之

陳仲醇云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較讐四五字。或泰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酒不甚佳。樽亦不凋。短琴無曲。而有絃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于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幾阜。以上人物定亦嵇阮兄弟之間。

陳眉公又云。余置一小舟。白板朱閣。垂以細簾。橫敞半廳。可以受月。當風中着松几。有爐。燕香有瓶。供花詩卷。酒罍。筆床。茶椀。具體而微。布帆二丈許。畫冷雲。瘦鶴。顧風。而翔於蘆花楊柳之間。

張聖清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以至管絃玩具畢備客
至命酌清酒一尊枯槎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聖清按
紅牙倚紫簾和之渺渺渡天際而去

晉王右軍羲之性愛鵝掌山陰道士管霄霞有肥鵝因爲之寫
黃庭經畢私籠其鵝而歸李太白有詩云書罷龍鵝去何嘗別
主人

昔一女大有詩才因姦見邵守守亦聞其名將械示之因指械
爲題命作一詞佳則宥汝女立應云奴命本星臨雲時問兩處
分松杉裁就爲圓領交頸怎生書眉不成眼晴兒賜不見弓鞋
影爲多情風流太守持贈與佳人守大稱賞卽釋之

李之問收秩都下有誦勝瓊者名娼也性黠慧公喜之將行瓊
送別共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句云無計留春住奈何無計隨
君去李憐之復留經月爲細君悵歸甚切遂別去不旬日罷作
鷓鴣天詞寄之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
唱陽關後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况誰知我此時情
枕前淚共簾前雨隔箇兒滴到明李在中路得之藏于篋中
抵家爲妻所得因詢之具以實告妻喜其情意醇切詞語清新
遂出奩資遣使往京取歸璽至卽棄冠櫛別容飾承奉夫人以
主母禮大和悅焉

吐谷渾冠珉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敵乘高射之矢如雨下

紹不爲動。乃遣人彈琵琶。唱邊曲。復令二美女對舞。作戲。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稍懈。潛遣精騎出其陣後。襲擊。敵衆潰。遂突圍而出。

楊貴妃於夏日曉起出浴。對鏡。勻面。裙腰半褪。雪胸微露。見一乳明皇以手捫弄。曰。軟溫嫩。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接曰。云滑潤。新來塞上酥。妃含笑。視曰。信是額兒只識酥。

蘇東坡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見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因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庭中。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無閒者如我兩人耳。

晉謝道韞適王凝之叔獻之共客言論詞理將屈謝遣婢白獻之請爲小郎解圍乃於青紗帳後與客縱辨客竟愧服而去科試故事邑侯例有郊餞酒甚酸衆譁席上張幼于令勿喧係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進前爲壽立候侯飲侯不知其故接而飲之不覺攢眉遂大怒痛懲其吏立易以醇

陳眉公曰讀書霞滿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藤架高廣可容數十人春花盛時讌客其下約日有飛花墮酒中者爲嚼一大白或笑語喧

譁之際微風一過滿座無遺時號蜚英會

屠赤水云余家深山每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
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汲泉烹茗啜一兩杯隨意
讀周易國風左史離騷或陶杜詩韓蘇文幾篇從容步山徑撫
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歸竹窓下山妻稚子作笋
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
量晴較雨相與劇談半晌回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
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人生得此以畢餘
年頗亦不惡